

TS235.4/4245(26)

2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書。上相府書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  
適以婉饒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與不窮中  
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時荆公托爲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台深厚婉曲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其澤者爲之焦然耻而憂之馨藁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  
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于不敏之誅抑且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情惻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

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總前束警聳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曲折盡思意中有筆力



上執政書

公不知時何官其所欲辭京師千里之縣却欲擇南州  
以便祿養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  
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  
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  
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  
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  
兄嫂尚皆客殯而不塋也其心有不樂于此及今愈思自置江  
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



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  
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  
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  
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  
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  
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  
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  
歲月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  
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  
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

此情似不相蒙  
則進無所逃其鼻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閒

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瞍昏瞶侏儒蘧條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  
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  
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  
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  
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  
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土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  
寬裕廣大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  
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



之者也至于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于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怜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蒸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曾參政書

與昌黎辰入夜歸書叅而其所占地步殊自遠大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  
 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  
 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  
 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  
 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  
 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  
 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  
 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

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  
 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  
 固不足以任使事矣○指○口○地○步○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  
 爾曰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  
 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此於門墻之側而慨  
 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  
 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踈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  
 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  
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  
樂者乎盲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杜學士書

語意遒勁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  
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  
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  
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  
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  
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  
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



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子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于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于當世故雖其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行文婉而曲論利害處簡而悉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叙得頓挫勁爽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

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



而早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儲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早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上郎侍郎書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某啟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二句主意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此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



重之蜀賤竟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本謂欲報德不在寄書轉在寄書未寄將寄

已寄處反覆描寫出神情來益見款報之恩

尚不在此以種烟波寫無烟波處最高

上田正言書

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



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于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益造辟而言之矣

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言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于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唐荆川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荆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



上田正言第二書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搗之執事姿畧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支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倦倦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



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  
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  
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  
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  
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下之人  
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

上運使孫司諫書

以一縣吏而能直民之利害于運使如此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  
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  
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奸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搖  
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  
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于此兩年見  
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  
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  
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



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益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

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今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



又代為解  
訢而隨折  
之

以下恐孫  
運怒其抗  
言又調撒  
如此

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  
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益迫于公家用調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  
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于古書無所不觀觀  
之于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  
直等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  
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將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  
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  
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  
猶愈于遂行而不及也干犯云云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類昌黎書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  
焉而不治則必歐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  
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  
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于此弱而孤壯而屯  
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  
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  
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婦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  
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



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于龜不介于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 ○ 上人書

空引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

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于百千年中卓

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

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

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用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

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

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



句轉折  
字通緊

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于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唐荆川曰：半山文字，其長在道緊。

緊峭在轉折多處。平寔有本之論，特為深巧之文。刻鏤繪畫，殆極于工。

與叅政王禹玉書

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某啟：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眾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通慢之誅，欲及臯辰未積，得優游里閭為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在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為朝廷公論，下及僚



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  
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與馬運判書

論理財是荆公本色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  
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  
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  
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  
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  
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自國者資天  
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  
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于不肖者之言耶

荆公自謂



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  
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  
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  
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倘可上聞行  
之否

與王子醇書

此荆公指揮王韶措處西羌處

某啟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  
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臨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  
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  
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  
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種也誠能使  
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  
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  
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



理固然也然則近董壇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  
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  
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  
服誠能挫董壇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  
亡萃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  
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林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  
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  
不宣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  
啟封綬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  
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  
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于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  
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于事以襍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  
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  
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  
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



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畧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四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闈叔 著重訂

書

與王深甫書

分段辨却自有一種沉著之識

某拘于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頽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



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于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于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于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

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于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于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于不死子糾而從小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



王文 卷之五 二  
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  
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  
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  
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  
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于正已而不  
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  
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  
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  
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  
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  
也武王曰四方有皐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  
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  
沒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  
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與王逢原書

論出處亦有根據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嘆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于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



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  
 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  
 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  
 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  
 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  
 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于其時而不  
 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于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  
 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  
 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  
 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

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  
 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  
 也今窮于下而曰我憂天下至于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  
 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  
 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  
 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  
 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利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  
 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  
 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與趙高書

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獨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于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



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  
 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  
 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與祖擇之書

荆公每以為文之旨如此故其所見遠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  
 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  
 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  
 求之未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于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  
 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  
 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



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悻然動于事而出于詞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福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益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下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請杜醇先生八縣學書

公令鄞其尊師如此

人之生从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



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二書文詞並入雅調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曾公立書

荆公所自見如此

某敬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  
 不在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  
 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  
 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因  
 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  
 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  
 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



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  
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遭○鼠○雀○之○耗○而○必○欲○廣  
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  
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  
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諛○諛○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  
為○如○何

荅司馬諫議書

荆公之慢而自用所以自誤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  
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土報不  
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  
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  
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宮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  
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宮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  
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主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



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孫元規大資書

適宥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烏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傲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



王  
卷之五  
三  
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  
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  
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况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  
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閱其有  
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曾子固書

不放倒地步

某敬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  
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甚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  
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于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  
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  
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  
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  
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  
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于墨晏鄒



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為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答李資深書

其器識自深遠

某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

愛







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纜紲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

士之有爲于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之傳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于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臯固大善卽足下向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臯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答李秀才書

言雖短而所思遠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二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  
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  
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  
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  
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  
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中多名言

史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益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耶閣



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  
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  
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  
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  
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  
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怒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  
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  
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

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  
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  
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  
有恨哉



答徐絳書

荆公每每以古人得道之至者相磨切如此

某啟某鄙樸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  
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  
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  
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  
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  
王為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  
之而患其喻之難也况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  
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



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  
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  
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  
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  
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 荅段縫書

婉曲多波瀾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  
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  
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  
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先提好要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  
可敵其心勇於造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  
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  
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  
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鞏



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畧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放忌

友書兩通

畧答、縫無文字規鞏語

一自藏

一納某家

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于悔者畧

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為

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

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

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放忌

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謫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于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于衆人也如惑于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此文佳在婉曲是已但須看其以所為婉曲處蓋介甫於交友不



肯草：將子固美惡已將戡子秤過故提定他好處又還他  
 不好處又隱不好處：有好處為可相為規可相為友之人而文  
 之所以婉曲皆從此出也末路則通為諂賢處扼腕仍  
 是鄭重好友不肯草：聽之諂者故又細原諂之所以來  
 并成其婉曲之佳也文能婉曲則波瀾不事言矣蓋波  
 瀾之文須有片段有段則有波瀾矣不則流為細辟繁弱  
 不足為佳文也

答楊忱書

初交而其言適切如此可誦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為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  
 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  
 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  
 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為者顧而自忖其中  
 則歔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眾  
 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  
 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歔然其為貌言也乃有以召  
 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為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



王文  
卷之五  
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張幾書

亦有深思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况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收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  
 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  
 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  
 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  
 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  
 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  
 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

言以有見  
 特合勵使  
 本不堪



五文  
卷之五  
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答陳杞書

言老莊處亦已見其大端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隔



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五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序

周禮義序

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在周禮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



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暖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刑詔頒焉謹序

書義序

按二序皆公應詔為之者其辭簡而其法度自典則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奉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自是作家之文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



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  
 焉豈足以贖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  
 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  
 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熙寧字說序

所見遠而語亦莊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于  
 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  
 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  
 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  
 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傷悲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  
 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  
 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



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情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  
自善又自任  
外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結○道○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于道德  
之意已十九矣

老杜詩後集序

深沉之思簡勁之言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  
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  
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  
予之令如蠶壅拙糞勤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  
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具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  
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  
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  
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隋後石所借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

增伏後

文章榘榘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魍魎之穴與

詩中所歌咏

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

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于人而處士君實

生其址君姓吳氏家于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

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于時惜乎

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榘豫章竹箭之材俱出

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



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  
 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  
 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益有伏而不見者豈特  
 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  
 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石仲卿字序

簡潔可誦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  
 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  
 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  
 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  
 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闕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爾子正於  
 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  
 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適勁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賦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  
 淪于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君子嘗為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  
 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于劇  
 而淪于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莖  
 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驟然反之此衆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  
 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慨世



送陳興之序

亦婉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官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



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



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  
知人難、君子惡名之、益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  
則奈何亦克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克之、其  
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  
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于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  
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胡叔才序

情婉而正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  
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  
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  
免已過下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  
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  
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  
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褻然爲材進



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于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  
予言父母之思而慚其邑人不能歸子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  
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于中而裸之以藝雖無祿與位  
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知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  
乎哉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  
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  
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  
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泊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  
母壽者送之云

### 送孫正之序

兩相箴規兩相知已之情可掬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  
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  
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  
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  
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  
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



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負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于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六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記

虔州學記

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適婉之調然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奸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



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  
 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  
 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  
 侯望宿息以至庖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  
 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  
 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  
 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  
 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  
 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  
 不至則柰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  
曲思而文不免漫

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  
 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  
 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  
 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  
 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  
 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  
 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  
 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  
 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  
 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

本先王而上之教

好為



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酌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  
 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用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  
 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  
 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  
 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  
 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  
 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  
 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  
 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  
 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

以下六句亦名言

有深思

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  
 人會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其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  
 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  
 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  
 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于秦嗚呼道之不一久  
 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  
 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  
 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  
 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  
 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

曰子亦以學所不可不立



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人合曰之謂而炎非以謹者若然長必非於秦也當其子却百而千之以其祖無也豈辨寸出於人心昔晉亦願亦交滄前

繁昌縣學記

論學處亦嚴確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

議論有本根



王  
卷之七  
四  
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推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慈溪縣學記

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

學之本始

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因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偏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



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  
 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  
 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  
 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  
 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  
 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  
 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

立于天下矣猶曰州之上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

宋仁廟以前學政之玩如此

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  
 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  
 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  
 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  
 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  
 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  
 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



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  
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  
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  
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  
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  
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

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

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

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

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

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

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

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

荆公後日  
作用皆從  
此出論非  
不善而行  
之有幸也



王文卷之七  
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况于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者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曲愈健

文極繁屬由其議論之銳利与醇茂者自是不同

議論筆法法度皆不可及。句法視字法如鑄鉄成曲柄愈

###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為一篇文案

為游觀而本朝廷之德澤斯所以為郡縣之良處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于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于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况撫之為州山耕而



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眾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遊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為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後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為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

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為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為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躡若踞若伏若鶩為獨能造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為知言而以書抵子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 ○ 桂州新城記

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為案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宜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陪說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斲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



沉鬱頓挫

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  
 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  
 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橫出大議論古者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  
 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  
 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  
 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間也故文  
 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  
 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

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  
 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率所以攘戎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無一方  
 修扞其民其勤于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  
 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唐荆川曰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

論



信州興造記

思周匝而亦巉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奸強帖柔隱誦發舒既政

大行得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縣戒不

其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

救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

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

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

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群府之缺

三才 卷之七



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  
 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  
 也梁四十有二丹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  
 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  
 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  
 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  
 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  
 拯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

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好宿  
 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  
 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  
 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以謝景初所自言爲領袖

自雲柯而南至子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墮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



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矣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灾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闕大隱密聖人言為案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灾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

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迭○句○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于世而見謂材噫其可嘆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于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于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荆公之文本經術處多

余讀幽詩以其頌子盭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  
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  
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歎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  
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設之也以  
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  
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  
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柴川醜  
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



王  
卷之七  
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况于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七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記

揚州新園亭記

簡而有法周而能解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個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于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若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

叙次整而古而韻

芝閣記

荆公本色之佳處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

貴于天子

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夫



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椽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記文世並推子厚如此文及題名記皆子厚所不到處

聖賢志於天下自樂人主好其道而行其志然伊尹罵之

心與孔子皇之意嘗竝行于其間無耽欲搏之態介

甫則以其耽欲搏之志因芝而見之于文字矣固是

佳話而其中情亦遂不可揜也

○ 君子齋記

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宋人之所自以為得亦在此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



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  
 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  
 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困窮屈辱不足以概  
 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于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  
 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眾  
 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  
 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  
 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  
 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  
 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

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  
 樂為道之



石門亭記

題雖小而議論却大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感刻其觀遊之感概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名熨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



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  
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  
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  
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  
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  
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鄞縣經遊記

縣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  
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  
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  
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  
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  
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  
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



王文 卷之八  
食普寧院日下晏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  
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  
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  
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

暗伏篇末案

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  
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  
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  
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



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  
 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  
 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  
 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  
 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  
 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  
 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

應篇首

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  
 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  
 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二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繁巖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二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 ○ 揚州龍興講院記

占地步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  
 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  
 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  
 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sup>先說妙</sup>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  
 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sup>冷眼妙</sup>巧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  
 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  
 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



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夫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識遠

起亦奇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

中國所以至于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天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與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

荆公悲愴處



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于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  
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  
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  
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  
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  
爲祥符觀觀岍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  
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耶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吏  
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  
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



王文卷之八  
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耶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撫州招僊觀記

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招僊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于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亦奇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  
 臨川王其求記其事某日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  
 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  
 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  
 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荆公之文其長在簡古而多深沉之思讀孟嘗君傳與  
 此等記尤可見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有幹旋處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  
 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  
 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  
 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  
 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  
 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伎質靜而無  
 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  
 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

轉妙



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聞之懷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

失自家門面者

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材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

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

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

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

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為屋於漣水之城中

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

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

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

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鏡諸石

卷終



